附錄
諡狀
行狀

象村集

十九

共二十

象村先生集

附錄上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申公諡狀

公諱欽字敬叔申氏出全羅之谷城至太師壯節公
崇謙翊麗祖合三韓爲元勳竟以身殉節賜籍平山
其後遂爲平山人公之在娠太夫人夢大星入懷翌
日而公生嘉靖丙寅正月二十八日庚申也有異質
廣顙大耳目如明星右頰有赤痣如彈丸幼嬉戲

不凡動止端重七歲太夫人卒於松都任所公隨喪
行數百里悲哀號慕纍然有喪容行路嗟咨無何又
失怙外王父宋公提而鞠之八歲始受書宋公聚諸
孫令作句語以春字爲題公應口曰天地萬物春爲
長者宋公嘆賞期以遠到强記絶人十歲讀論語數
遍即背誦不差一字宋公驚異之轂篋中新粧論語
一帙與之十三遍觀經史子集能摛詞屬文柳西厓
成龍奇其文爲來訪之十四悉取濂洛諸賢遺書旁
及老佛無不推研領會其旨宋公家多藏書公嘗入
其中閉户觀之至忘寢食象緯堪輿律曆筭數陰陽

黃岐之書無不涉獵庚辰委禽於淸江李公濟臣之門淸江公號治易公請益淸江公諱數傳遽遜師席曰已見大義復奚益焉癸未三司誣李文成公專擅驕蹇大諫宋應溉即公伯舅也朝回出彈文示公曰於爾意如何公覽竟徐對曰李某負當世重望縉紳等語似已甚耳大諫默然羣從子弟已諱然以公黨文成譏議大行公之見擯於羣小始此乙酉中生員第八名進士第三名丙戌捷文科時朝議方植黨斥異已黜隷成均館擢知出爲慶源訓導轉廣州戊子除司宰監叅奉以事罷携書出栖于東湖講學以自

適庚寅拜藝文館檢閱序陞奉教辛卯夏拜司憲府
監察薦授兵曹佐郎坐事罷壬辰倭寇長驅薄都城
敍為良才察訪柄臣欲擠之死地也即日辭朝赴驛
兵馬雲興郵遞皆空巡邊使申砬素威猛所至人皆
股栗公入見砬從容陳弊砬亦敬憚無所責隨砬赴
鳥嶺陣前砬敗　大駕西巡京師大亂公欲赴行
在路阻不能達迤往峽中秋由間道下江都要得便
趨　行朝也鄭相國澈以都體察使來便宜行事辟
公為從事公辭不赴相國曰豈以非　朝命耶遂具
聞公乃應辟從體察摟船下海莅湖西相國才公三

南撫務一委之公召撫營吏習文法者十數輩分授
簿牒交拏白之上令軍民陳不便狀案牘繁冗控訴
紛囂公目覽耳受口詢手判縱橫膠轕莫不中窾綮
府戎事皆立辦焉爲文宣布　朝廷德意辭旨懇至
父老感激至泣下義兵與官軍有郤將至紛爭公又
爲文喩之將士咸瞿然改圖冬以司憲府持平入朝
永柔　行宮時大賊據王京餘寇彌滿八路　天兵
出援羽檄旁午辭令酬酢李公好閔實掌之以憂去
朝廷意以畀公咨奏揭帖晝夜叢萃特以承文院校
檢以授之又知製　敎自此或以挍理叅挍常帶之

癸巳五月拜吏曹佐郎冬扈 駕還都銜入司憲掌
詔至境遠接使李公恒福以公為從事甲午正月陞
正郎宋儒真謀叛事覺 上親鞫以公為問事郎按
問詳盡應對精敏 上數目屬之獄完 命陞敍司
僕寺僉正以天官郎為刑寺左遷也而公久厭政本
故求得之旋拜司憲府執義 朝廷迫於 天朝本
兵之意遣使請羈縻之計公上劄斥其非鄭松江澈
見螫於時既殁猶為當路者所齮齕欲追棄官爵而
忌鄭公曄居玉堂欲先擊去共辭不直實擠逐一代
士流也公摭實自劾竟遞憲職授成均館司成俄以

書状官赴　京乙未二月復　命歷掌樂院僉正軍
器寺正成均館司成以巡按　御史赴咸鏡道操履
簡嚴黜陟明當悍將墨吏多解印綬去監司洪汝諄
素桀驁不下人見公輒屈己待之公不憚險阻躬歷
村閭民所疾苦條陳蠲免北氓至今稱之丙申拜議
政府舍人遷掌樂院正爲都元帥權慄從事官西敎
爲副護軍轉司成逆賊李夢鶴擧兵叛連陷數邑元
帥聞變進兵賊已就擒　朝廷遣治巨魁黨與數千
令元帥鞫之元帥欲幷誅之公白元帥曰經稱脅從
罔治賊徒皆鋤耰之民今若盡誅非王者之政也元

帥遣公具 聞于朝 上允其請仍 命公協同元
帥驗治公受 命按獄只誅首惡七人餘皆分輕重
蹤決物情翕然湖中按堵丁酉為司贍禮賓寺正
天朝軍門兵部尚書邢玠來督師接伴使申點以公
為從事官逆軍門于遼東鳳凰城十一月還朝除平
山府使揚州牧使大臣以公專管文書類 啓留之
戊戌以掌樂院正兼侍講院弼善薦入弘文館為校
理陞應教兼校書館校理揚經理鎬以軍餉不集令
差近臣督之 宣廟命公行公自直廬陛辭馳往關
西冒暑雨出入海港允運餉十七萬斛冬以撰文書

驛 召未幾病遆為典籍遷司贍院正己亥拜為弘
文館校理改宗簿寺正復入中書舍人陞弘文館典
翰加階通政大夫同副承旨兼承文院副提調故事
承旨不得兼承文提調而大臣特 啓仍帶自是屢
拜承旨皆不能冬遆為忠佐衛上護軍拜刑曹參議
轉兵曹庚子由護軍入政院右副承旨序轉至左遆
為司直夏遷禮曹參議司諫院大司諫遆為護軍秋
以兵曹參知移吏曹參議病遆辛丑正月又為兵曹
參知二月拜弘文館副提學 上命玉堂纂寫古經
周易公進劄略曰 殿下於宵旰之餘典學有加迺

然獨契於犧文之神理其範圍天地開物成務之意可謂至矣是誠貞元之會否泰之交亦 殿下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推是心也何患乎治之不弘而化之不成也哉夫易之為書經四聖而大義闡歷三賢而微言著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三極之道昭晰呈露搜抉無隱吉凶悔吝之途如指諸掌嫌疑者決猶豫者定而人始不迷矣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辭奥其指遠其變化無窮苟非有見於聖人之心而得夫義理之正者鮮不流入於他岐故竊其數者專門於占筮盜其秘者立讖於爐鼎若京

房伯陽之倫蓋滔滔已向非程朱傳義則潔淨精微之蘊幾乎晦矣先儒有言曰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又曰先天圖乃心學也至於周氏之太極圖則斷之以中正仁義戒之以修吉悖凶而繫辭之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治易而不先諸心愈治而愈不治矣噫善發者復也惡萌者姤也一姤一復而或至於堅冰有厲或至於配德乾剛相距遠矣人亦孰不欲去彼就此惟其天理難養而易失人慾易流而難遏於是而不知所以制之則蔽者益蔽昧者益昧窮陰剝盡而天地閉塞矣易言寂然不動即子思子所謂

未發之中也易言感而遂通即子思子所謂發而中節也一以貫之初無二致然使吾之心體寂然之中天機不昧感應之際本源常靜物交於前而不與俱徃鑑空水止纖塵莫染則神明在躬闔闢由我觀象玩占猶餘事爾况天道以元而生萬物人主體元而理萬民君人之道乃一天也天道健而無息故寒暑迭運而其序不紊晦明遞代而其行不錯一有所息則生物之功廢矣今 殿下所當取則於易者非乾之健乎伏願 殿下勿泥於句讀文義勿拘於旁門小說唯以中正仁義為之定向以求夫曲成萬物之

妙焉當否之極則思所以傾否者何道當睽之極則
思所以萃合者何道當損之時則思所以益下之謨
當剥之時則思所以得輿之術以之而一卦一爻罔
不究其時義而各當其用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可久可大之業亦何難於馴致乎嗚呼陽數一而陰
數二故從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此聖人之所
憂而於消長之節未嘗不致謹者也其轉移變通會
其有極俾斯世躋之大有之盛而免於未濟之難者
此區區有望於　聖明者也伏見近者天灾地異沓
臻層見民艱政瘼日滋月甚壞裂之世道凌夷之紀

綱若渉大川浩無津涯而臣等之所恃惟在殿下
天德有臨而舉以措之爾　宣廟優答之又　命裒
春秋左氏胡氏程氏三傳成一書書成又進劄申以
春秋重復讐之義其畧曰春秋一書聖人之大用而
五經之斷案也尊王黜伯正名定分分別是非明辨
善惡以二百年旣往之事跡爲千萬世方來之謨訓
其旨微矣其義大矣然而聖人之於此亦有所不得
已也向使周室不東文武之化未衰而宣尼之道得
行於時則春秋一部卽當年施措之具爾寧止於教
詔來世而已哉聖人之心於是而可見聖人之政於

是而可徵勿以聖言為高大而難遵勿以古道為迂
遠而難行存諸中者必本於天理之正而不雜以人
欲之私發於事者必究夫王道之極而不泥於偏伯
之數大而經國制治小而酬酢百為隱而屋漏暗室
莫不秉執天德則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可行於今
日乎況春秋所記莫嚴於亂臣賊子莫謹於華夷之
辨尤大於復讐之義故胡氏之傳未嘗不惓惓於斯
而為後世戒惜夫言不見用而南渡偷安日就凌夷
卒之夷狄入主中夏未必非此義不明有以致之也
噫精神一到金石可透君臣上下一力齊心以復讐

之義橫在肚裡振厲一世耳目噲然改觀則 殿下
之崇信是書愈見其實效矣 宣廟下教奬之特加
嘉善大夫乃以劄子弁諸兩書首壬寅二月拜禮曹
參判遞授護軍四月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冬同知
中樞府事受 命撰東征將士紀實若干卷以進又
撰 王妃金氏冊文 命賜廐馬癸卯正月歷禮兵
兩曹參判兼藝文館提學是年三爲副提學兼 世
子右副賓客 宣廟命以秘書玉堂所藏東國詩文
千餘卷屬公使刪定公旣撰次請與文衡詞翰諸臣
讎定投進 賜廐馬以勞之冬遷禮曹參判甲辰夏

以副提學兼　世子左副賓客遞為上護軍拜成均
館大司成同知春秋館事　宣廟方講易設局校正
妙選明經者公與焉秋兵曹參判冬弘文館副提學
乙巳正月承政院都承旨夏遞為護軍即拜兵曹參
判十月授都承旨十一月擢授資憲大夫漢城府判
尹丙午春兼藝文館提學　天朝學士朱之蕃給事
中梁有年賫　詔來頒公為義州迎慰使復　命
特命撰皇華集序夏拜兵曹判書武選公平輿論翕
然時　天兵多逋漏者當刷還相聚為羣謀作亂公
選壯士方便衛送得以無變遞上護軍秋拜禮曹判

書有金摺者上疏請追崇　德興大院君疏下宗伯時首相柳永慶當國使副提學李惟弘話公意公正色曰此事有先儒定論豈容異議惟弘色沮去議遂寢丁未遞上護軍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戊申正月知中樞府事兼京畿觀察使二月　宣祖大王昇遐初喪之需皆倚辦京畿公能揣知應用物手錄一卷子付屬吏豫備以待事無窘踣以撰　王冊文徵為藝文館提學製　哀冊文加正憲大夫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以頓遞使護喪事竣賜厩馬時三司告　王子臨海君不軌狀起大獄捕治黨與錮臨

海于海島一旬中再為大司憲俱不拜光海始不悅
己酉春拜禮曹判書同知成均館事　天朝行人熊
化以　弔諡太監劉用以冊封俱來　詔來公為義
州迎慰使秋拜禮曹判書同知成均館事冬十一月
以知中樞府事差世子冊封奏請上使赴　京庚戌
四月復命拜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以冊封得准
賜奴婢四口田三十頃加階崇政大夫光海新御法
宮欲以童男童女誦經前導公以為人君御法宮如
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乎此無以示後凡三啓乃允
辛亥夏兼同知　經筵冬知中樞壬子夏兼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癸丑四月死囚朴應犀受李爾瞻李昌
後嗾從獄中上書告國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逆
辭連搢紳光海下悌男獄賜死鍛鍊成獄先是 宣
廟遺教于宰臣七人皆素所敬重者公實與焉有曰
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臨淵谷今忽得重病脩短有
數死生亦命晝夜之不能違聖賢之所不免夫復何
言但大君幼稚未及見成長以此耿耿耳我不幸後
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愛護扶持敢以此托之
盖 聖衷知日後有此變也大司諫李志完正言柳
活等承權奸風指論七臣不即辨明削去仕版若以

先王遺教為矯作也俄而鄭浹者受陰嗾亂引名公
卿次第就獄公亦下理即放歸田里時議極峻欲加
罪不敢遠去淹江上數月至仲秋始歸金浦墓下一
間茅茨湫隘不堪居公處之怡然扁曰何陋菴以見
志甲寅築舍於山麓穿沼種樹命其居曰坎止窩深
居不出超然物表左右圖書專意探賾一日取性理
大全邵子經世數觀之忽若開悟遂窮象數著先天
窺管後購邵子大全於燕市參合之無不契者丙辰
秋光海欲廢 大妃追刑金悌男肆諸市大司憲瑾
大司諫造副提學潚等搆揑公竄配春川公至作茇

舍數椽名之曰旅庵在謫五年不履户庭唯以墳典
自娱忘其為羈累也辛酉春獲宥復歸田里癸亥春
今上擧義反正削滌戊申以後罪籍公入 朝是日
拜吏曹判書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鼎革之初内外官寮易置殆
盡公博採物議銓注公明 上亦倚公為重悉用首
擬者人稱允協七月進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大拜之日有
上變者逮捕甚繁 上特召起之一日凡三 命公
不得已拜 命 上即引見詢以獄事公力陳 新

化之下不可使人抱枉先德意而後刑政言甚剴切
上為之改容獄事果無實狀悉宥之　命下都民莫
不懽慶翌日被宥者群聚公門下叩謝公拒之曰吾
為國耳豈私若輩耶冬因灾異求言公上劄陳時務
略曰治道有大本大經為政有大要大本立然後盛
德大業彰矣大經修然後家型邦則建矣大要得然
後施措布置立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心之本體虛
明純一初無有不善也顧其感之者不一而善惡分
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勝此臣之所謂大本也臣
願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可乎隨事體驗而不為撓

奪可乎求之文字而硏幾極深可乎索之講論而擇
善固執可乎仁愛為體而至誠持之可乎懲忿窒慾
而不遷不貳可乎謹於屋漏而戒於未萌可乎廓然
大公而物來順應可乎至危者天位也至艱者天位
也命誥命吉凶在初服矣非至大無以合人非至正
無以式人一擧足而羣下矚焉一出令而四方傳焉
喜則有籍以市恩者矣怒則有籍而駕勢者矣愛則
有籍以濟私者矣惡則有籍以修怨者矣義理不定
則多聽而易惑植志不固則守善而或移茲非立本
之所當謹者歟人君為國當自家始家之不治國於

何有成周之際嬪御侍衛飮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天官冢御僕從罔非正人君立於上恭己無爲而治化旁通矣曩在廢朝家政先亂讒諂由是而入賄賂由是而入私獻由是而入生人殺人爵人之權皆由於此初則姻戚爲之中則武弁褻官爲之終則士大夫中有名稱者皆爲之至於喪國而後已噫當其始也亦豈知其終之至於此耶彼士夫者亦豈皆顚冥饕餮者耶特以養身之路在此而舉一世爲之也涓涓之實極於滔天毫釐不伐竟用斧柯前事之鑑也聖明臨御如日中天寸雲尺霧非復可虞而一念之

蓋聖狂攸分愼而戒之其不在此歟若稽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禮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且先者五一曰治親豈不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先後之序耶曩在廢朝奸臣執權導以猜疑寃戚之由夷滅者多人懷疑懼内外離心莫不以是而致之辜際 昌期倫紀復明人人得所枯喘獲蘇綏懷敦睦家法之所當務此臣之所謂大經也爲治有漸固難以片言單辭馳驟而成之也大亂之後民情易以動搖裁省之制本以釐弊而頑民則怨大同之法本以均役而豪民則怨蕩滌非不廣矣猶不知足抄

兵所不可已反以為苦非法之不美民習之難化也然而苟曰民怨則無論頑與豪而皆國家之憂也都民之休戚繫於度支外方之休戚繫於守宰欲息民怨則察民之所好惡而已輕為沿革則成憲壞矣過為刻核則愁嘆興矣今若欲如光武之中興則當盡掃舊章而新一代之制矣若欲如西漢之昭宣而繼述 祖宗之執度則去太去甚而補其罅漏已矣緩急得中而袪其苛功已矣凡有更張必先審下情以為注措之地凡有變通必謀始慮終以為永久之圖則下令於流水之原而無有不順矣用人先行義勵

俗敦本實崇禮讓而熄爭競長廉恥而抑浮躁宣質之勝於文寧名之遜於實則世道或可挽回行之數年而民志定國體立則揣時度宜庶幾有爲此臣所謂大要也至於治兵一事今日之所最急者不及時振勵則無以應倉卒臣願下詢帥臣及諸宿將知兵事者早爲計焉守宰之多難於邑邑得人黜陟明專在監司婾婀軟熟者窒於辦事盛年鋒銳者足持風裁人雖有才不叩則不鳴臣願雖從臣郎署簡其才也察而擢之委之以方面之重焉官僚數易吏執其權百司叢脞皆以此也臣願六曹郎僚各司庶官

一依法典箇滿之制無徑遷爲其有當官不治者貶
所隷六部常加糾摘以報政府則六部庶司有所統
屬矣總治綱領繼在元戎承奉節制守令尤重遴度
不如目見預筭不如臨機臣顒　下諭都元帥及兩
西觀察使將其道守令賢否一審覈之條列上　開
使比邑皆畀實寸而責其成效焉元子年已一紀國
本之建誠宜及時導迪之方亦不可不備臣顒　下
禮官稟行封典俾得早親師傅賓僚以為毓德之資
且獻元春四箴曰臨朝曰燕居曰進學曰體乾　上
嘉納之　宣醞賜貂皮甲子春副元帥李适巡邊使

韓明璉擧兵叛　上將南狩　命公扈衛　慈殿分
入江都將發公請　對啓曰　主上不可與　慈殿
分朝　上然之　兩宮遂作一行次公州未幾適為
其下所殺獻馘于　廟禮官請賀公議曰反臣陷京
鑾輿蒙塵此足為羞豈可為賀　上回鑾而公受試
士教授之　命留公山數日復命　上欲以扈從諸
臣策勳公又極言其不可乃止崔奇[illegible]逑因　慈殿
下人　上震怒盡遞憲府官公上劄請優容　上從
之仁城君珙累出賊招時議欲逬竄以絶禍本　上
久不許公謂僚相曰廷議執法非不可而容貸至親

亦　上盛德事也右賛成李貴聞其言廷辱之公上
劄以為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仍呈告請退　上名
玉城府院君張晩延原府院君李光庭　問貴廷辱
状張李不以實　對　上大怒下教切責並罷三人
職屢遣使慰留公公上劄請寛三臣之譴大司憲崔
鳴吉論綾原君俌不法事　上震怒辭旨極峻公上
劄言禮遇臺閣振勵士氣以為祈天永命之圖　上
優答之玉堂劾大司憲南以恭　上以朴炡等偏黨
命補外公又上劄救之李貴於　筵中論炡等事語
頗失中　上怒命竄朴炡羅萬甲等公即上劄切諫

上優教從之因天灾辭職極陳言路不可不開有曰
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一有不通則
如人之病痺關膈阻碍成難療之疾乙丑正月 連
珠府夫人卒禮官議喪禮 主上為服朞 上欲行
三年喪公與僚相日夜守 闕力爭之 上竟服朞
上欲自主喪政府率百官 啓曰喪必有主故禮文
初終有立喪主之文今 啓運之喪以綾原君請為
喪主者以 聖明既為 宗廟主不可為私親喪主
也請依禮官所 啓累 啓始 允興慶園之建號
也 下大臣議公獻議曰園者乃陵之異名古人文

守有園陵園寢之語通天子諸侯言之非陵之下墓之上別着一園字為隆降之節而謂之陵謂之園也禮官請改孔聖號陞黜從祀先儒公議略曰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作文廟是時凡天下嶽鎮海瀆城隍前代忠臣烈士封號罔不釐正而獨文宣王之廟號及從享封爵如舊今不可輕議事遂寢毛都督文龍設鎮於鐵山之椵島上歎 天朝勉飭自封貽孽本國為一大患姜玉兩使須 詔本國兼閱毛兵流言毛將將不利於 詔使廷議洶洶大臣以下就闕下待變或請舉兵討之公獨曰毛將狡猾難測然

不敢害　詔使也西郛至毛將待　詔使無慾儀人
乃服公先見丙寅秋公以讀卷官掌別試殿試及拆
號子翊全孫冕俱與焉憲府先論試官徇私之罪並
罷職仍罷其榜諫院繼之公出郊待罪請下吏就辨
上慰之再陳試院曲折仍乞骸骨　上乃遣史官以
御批答曰省劄具悉始末追捧一事出於趙璞之所
作俑非卿之過也前日諫院之啓不無失實之言豈
不非哉卿體予意安心勿辭即為入來慰予欽然之
心會　上將拜闈　命名公留都公黽勉就　命
上以考官趙璞追捧試卷其子參榜詔獄鞫問公三

上劄辭職陳追捧五軸出於諸試官公同會議勘今
素之文諸試官公同考取而瑛被訊臣安得安然立
朝乎仍呈告　上遣承旨諭以手批曰卿六朝四十
餘年無一點些疵卿之名聲予亦聞之矣不圖今者
無妄之言出於意外非但卿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
幸設或一不公試矯之奸必是瑛相臣未及覺悟而況
卿之下言可否者手書曰相臣不以此引退則今日
之前銜亦有所據矣陞黜高下卿不預焉試官之輩
職趙瑛之試劾於卿有何不安之事乎卿體予意須
勿固辭從速出仕以副與望亟遣承旨　卄日見卿

之言則以三不敢爲辭噫卿求之深思耶彼考官罷職以取舍不公不爲可否之相臣於彼何嫌頃日臺諫未免生疎不知殿試無命官之規云其時所論實非侵及卿身也論啓中意既已如彼則國法之半伸半屈其亦何嫌哉今若允副卿意則人謂予疑卿卿若終始求退則人謂卿於予有憾予之自前倚使卿之終始願忠不幾於盡歸虛地耶卿之去就非但係國安危今日事勢亦既如此不得不深思也卿須盡體予意速出行公適正言金光煥論罷榜當否以請去愈力　上又遣史官諭之曰頃者殿試卿不與焉

近日國事日漸可虞故予意以為考官雖被拿因捐臣其時不為擔當則為國事勉出於義不妨鼎席俱空大臣不安其心勸勉出仕於予待大臣之道亦似無害故屢遣近臣諭予至意肸有意外之論謂予待之不以實斥卿將焉用彼相沮抑予心恨孭卿身實未曉其意也且人臣辨謷大臣時王之律甚嚴今卿既被人言極其抑揚必不安於出仕予亦不自甘於終尚文具今姑勉副卿請以安卿意觧相授判中樞府事公遂無當世意將致事歸田為終身計丁卯正月奴賊入寇連陷義州安州復拜公左議政 世子

傳 命偕 分朝南下次公州上劄請討賊次全
州聞賊約和後四出放刼又上劄請詰賊貶約 上
報聞公在 分朝推誠保護隨事進規弼翼弘多與
體察李公元翼協心經略調兵運粮助給 大朝無
遺之條上南中民瘼悉蠲免之三月陪 東宮入江
都 命宣醞賜虎皮厩馬諫官有蹤斥相臣者公與
僚相露章乞解以謝人言 上優答不許四月 大
駕還都首相辭遞以左揆當軸時餘賊留屯耕種請
川之西外爲約和而出攵鹵掠公建言賊在我境將
士逗留請策厲副元帥鄭忠信率諸將進駐安定且

哉聞使責以負約賊遂捲還賊退後遺民多饑死公
移粟賑救分給穀種耕作使之業處設營將於八路
以事教練增修安州城池刱黃州城廓積粟繕甲為
必守計議者頗異同公意不撓其役乃完七月進領
議政兼 世子師上劄辭 上優奬不允冬以都提
調掌 世子嘉禮上劄請省繁文浮費 上從之又
請自公卿大夫各出布多寡隨意以助軍費士庶多
聞風願納者分給大將申景禛李曙造兵甲推其贏
賑西民又令在官者各出衣袴分賜西民多賴以活
戊辰春柳孝立等謀叛將作亂許楠知其謀移書于

洪瑞鳳瑞鳳未及發而都下洶洶公微知其狀坐廟
堂急招大將內景楨李曙發兵捕得賊之載兵器者且
促洪瑞鳳發其事悉捕賊徒前後伏誅五十人被引
者有絲毫不實輒傳生議白　上悉宥之日夜按問
或連旬不出而公閱案牘辨虛實如燭照而數計
獄數月無一人稱枉死者獄畢錄勳並錄推官公與
僚相力辭不居只拜鞍馬之　賜丁卯夏有星孛于
太陰其占曰太僕主馬之官亡今年春太史奏土星
入台星上相厄公以上相提調太僕久管馬政人甚
憂之六月十一日疽發於背時大旱公上劄引咎

上親禱南郊公又病不能從上箚乞解職 御批曰
省箚予甚憂悶佇待卿勿藥之喜卿宜勿辭安心調
理遣御醫賫御藥不離看病輟御廚造掖庭人問疾
至再 王世子累遣宮官問疾二十九日戊午遂不
起 上教曰領議政申欽以 先朝舊臣竭誠輔國
邦運不幸失此良弼予甚痛悼喪葬之需其令該曹
一依前例輸送喪家俾無不足之患 上遣中使禮
官吊祭 內賜別賻 特遣都承旨金尚憲吊孫
慈殿遣中使吊孫 內賜別賻 王世子率宮僚舉
哀于外堂 親臨喪哭吊如禮又致別賻實曠世異數

也公早孤無所師承而甫成童自知為學專於為已恥於近名平居儼然自治克莊以孝悌為行身之本於書無所不覽於學無所不闚尤喜程伯子邵堯夫嘗曰伯子有聖人之質堯夫有聖人之才既歸田間刋落世故玩心高明而未嘗以語人晨起冠帶謁家廟退焚香危坐終日穆如粗俗之辭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形於色與寡姊同居三十年事之如母姪女之無歸者數人置之家而衣食之門絕私謁內外斬斬家故貧乏甔石儲往往假貸不給居第寢廡傾壞家人請修之曰 國事未定何以家為處一室床榻

蕭然屬纊之日衣衾無副缾罌告匱祭奠賴人而具
宣廟嘗命選朝臣廉謹者以旌之廷議皆歸公公力
言于大臣止之性不喜勢利在仕途多丐閑處散唯
上所使不避夷險拜　命輒行　宣廟季年眷遇頗
隆在西掖久每當　進講毫分縷析精義造約　宣
廟為之聳聽累長銀臺綱紀百司獻替惟允有古納
言之風遭遇　聖明値時艱虞秉節旣確特立無偏
箴規貞亮訏謨密勿凡有陳列注措未嘗宣言雖子
弟未之聞也愛惜人材捨短取長奬誘後進期於成
就恒謂前漢之所以興隆者在於風流篤厚恥言人

過也見人有趍利逐名經營俗務者若將浼已常以
後輩多尙弛放不自矜重爲歎論治道不喜紛更曰
法 祖宗亦足以耳見 朝廷失擧彌日不宣嘗一
善策必建請而行之人有盛氣談論者不與之校而
臨事終不假借遇郞吏中中敎勅有不能者必掩覆
之自丁卯夏 國家多事備局之會無虛日早進晏
罷雖病憊亦強起曰 國勢岌岌吾儕敢不盡瘁今
年夏虜使入境其所請皆難從時公已患痼力疾赴
衙洎疾革猶深念不置備局郞以 上敎收議公口
呼數行令侍者書之氣乏而止熱作將絶聲在喉間

而猶問虜使還否且言旱災如此民何所聊天災之
作皆吾輩罪也吾死而雨則無憾矣公鑑識明悟揣
事懸合　國家機宜人物始終彝之無不符者凡明
游一定交至白首無貳黃秋浦李白沙之喪為位而
哭之久而愈傷平生不設防畛胷次洞達遇會心人輒
欣然傾倒辭氣和雅藹然若春溫也少號敬堂又號
百拙或曰南皐　易之以玄軒別業在黔浦之象頭山
下一號象村居士晚號玄翁歸田無放翁在謫扁旅
菴在纍謾為玄翁自叙曰玄翁者何許人也以文名
於世而翁不以文為事以官顯於朝而翁不以官為

心以罪竄於外而翁不以罪爲撓無所嗜好無所經
營視貧猶富憂豈如約與人交人一不得以親疎接乎
物物不得以拘絆少志于學亦通九流博涉其源未
竟其歸晩好羲易有會於邵氏天地萬物之數而亦
適崖略而已書無所不觀書籍之外翛然終日俗物
不敢干也交遊盡一時勝流知翁者不多而或知其文
或知其行事有白沙翁者與翁比鄰能知翁趣造翁
亦知白沙白沙以直言得罪貶竄于北荒翁有絶絃
之嘆無意於人世矣公於文少嗜昌黎晩乃出入百
氏自闢堂奧之文取西京以前詩取唐人而頗愛明諸

家書法翩翩遒媚然皆非所斅斅也所著有象村稿前集十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別集六卷內集一卷外集一卷餘集三卷漫集六卷先天窺管一卷求正錄一卷和陶詩三卷藏于家維晩出竊從前輩諸公獲聞緖論其稱公以爲才極高學極博文章華敏爲當世大手筆立朝四十年歷敭華顯而疵吝未嘗及經涉危禍而名義不少玷其爲相也事有可言者未嘗不言也不可不爲者未嘗不爲也憂勤 國事愼終如始斯文之所宗匠士流之所依歸以公爲稱首云謹據家狀略加隱括如右敢請易名之典焉

奮忠贊謨之紀靖 社功臣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
司憲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新豊君張維 撰

行狀附錄下

公諱欽字敬叔姓申氏申氏出於全羅道之谷城縣至太師壯節公崇謙翊麗祖合三韓爲元勳竟以身殉節賜籍平山其後遂爲平山人世襲圭組入 本朝有諱曉弱冠魁大科爲司諫院右正言言事不合退居幸州自號西湖散人足不跡都門年八十一而終伯寅齋 公槩相 世宗致太平而篤論者固稱公出寅齋上寔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自繼典牲署主簿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世卿有潛德爲己卯諸賢所推重初授 王子師傅官止社稷署令 贈吏曹

判書祖諱瑛議政府右叅賛　贈謚夷簡公泊公入相加　贈左賛成少振華問歷踐省部蔚有公輔之望考諱承緒文行俱優蚤登上庠由郎署出宰求禮甚有惠政邑人懷之勒石頌德卒官開城府都事後以公貴累　贈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觀象監事妣恩津宋氏議政府左叅賛麒壽之女有淑德懿範門族稱女中士大夫夫人夢大星入懷翌日乇公嘉靖丙寅正月庚申也生有異表廣顙大耳目如曙星右頰有赤痣如彈丸狀幼時嬉戲不凡動止端重七歲大夫人卒於松都公隨喪行數百里目不近視孺

予泣而成人禮行路咨嗟異之未幾議政公繼歿毁
慕如一外王父叅賛公提而鞠之八歲始授書叅賛
命春字試諸孫作句語公應口曰天地萬物春爲長
者叅賛亟加歎賞期以遠到自是文義日進數卷之
後不煩師教又強記絶人十歲讀論語離騷數徧即
背誦不差一字叅賛益驚異之十三徧觀經史子集
能摛詞屬文名始著聞先達聞人奇其才多有來訪
者十四悉取濂洛諸賢遺書潛心玩索旁及佛老諸
家無不領會叅賛家多貯書公常入其中閉戶悉意
觀之至忘寢食象緯堪輿律曆筭數岐黄之流亦皆

通覽庚辰委禽於清江李公濟臣之門清江號治易
公執業請益講詩數傳清江遽遜師席曰已見大意復
奚益焉癸未公年十八于時士論曰歧三司論栗谷
李文成公欲文致其罪公外舅宋應漑爲諫長朝回
出示公彈文曰於爾意何如公曰見其有悖語心不善
徐對曰李公賢召當世重望舅氏所云無奈太甚應
漑默然詈從子弟正謹以公黨栗谷謗議大行由是
見嫉於群小乙酉中生員第八名進士第三名丙戌
捷文科執政嗛前事充成均館權知學諭默爲咸鏡
北道慶源訓導又移廣州戊子以除司宰監參奉遠惡

卑污不形辭色未久罷免棲跡東湖不與世事讀書
窮理以自娛己丑考選入史館病不應講庚寅拜藝
文館檢閱序陞至奉教辛卯例轉司憲府監察薦授
兵曹佐郎坐事罷壬辰倭寇薄都圻朝廷急收才賢
公亦在叙中柄臣秉時欲擠之死地除良才察訪公
即日辭朝蒞任郵遞已空巡邊使申砬領大兵踵至
砬素威猛所至人咸股栗莫敢何公入見從容陳状
砬亦敬重公終無所責隨砬赴鳥嶺砬敗 大駕西
狩京師大亂公抱印將追至 行在路阻間關峽中
前府尹南彦經與避亂士大夫謀起義兵借公具疏

非鄭相國徹見鰲於時既發循被齮齕欲追奪官爵
憚鄭公曄在玉堂謀先繫去仍將盡逐一隊士流公
知其機擿實自劾去職由是益與時方圓鑿成均館
司成充書狀官赴 京乙未復 命拜掌樂院僉正
軍器寺正成均館司成以巡按御史出咸鏡道悍將
壘吏聞公至有解印綬去者監司洪汝諄桀驁不下
人見公屈己以待公不憚艱險窮歷村閭民所疾苦
條陳蠲免北民至今思慕焉丙申拜議政府舍人遷
掌樂院正從事都元帥權慄幕下西敍護運復拜司
成湖西賊李夢鶴舉兵構逆連陷數郡元帥聞變進

兵賊已敗朝廷拿治渠魁其餘黨數千人悉令元帥
治之師意欲盡殲之公曰脅從罔治王者之政師大
悟即遣公具聞于朝 上允其請仍 命公叅按戮
其尤者七人餘並次第疏決於是湖民按堵遠近翕
然稱之丁酉為司贍禮賓兩寺正 天朝兵部尚書
邢玠出視師公隨接伴使申點迓于遼界鳳凰城十
一月還朝薦補平山楊州府牧使二邑孔道荊殘羣
小必欲處公惡地摧辱之大臣知士論不與以掌辭
命為名輒啓留之戊戌掌樂院正兼 世子侍講院
弼善薦入弘文館為校理應教兼帶校書館校理楊

經略鎬以軍餉不集啓令近臣督之 宣廟命公公
自直廬 陛辭直馳往關西暑雨出入海港運粟十
七萬斛冬以撰文書馹召俄病遞為典籍遷司饔院
正己亥再入弘文館為校理改宗簿寺正議政府舍
人陞弘文館典翰擢承政院同副承旨進階通政例
帶之外又兼承文院副提調故事承旨不得兼帶承
文提調而大臣特啓仍帶自是屢拜承旨皆不解冬
遞授護軍拜刑曹參議轉兵曹庚子由護軍復拜右
副承旨序轉至右承旨遞授司直夏拜禮曹參議遷
司諫院大司諫遞授護軍秋以兵曹參知移吏曹參

議辛丑拜弘文館副提學時有進周易古經者 上命本館繕寫以進公因上劄略曰夫易之爲書經四聖而大義闡歷三賢而微旨著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三極之道昭晣呈露擗抉無隱吉凶悔吝之道如指諸掌嫌疑者决猶豫者定而人始不迷矣所謂顯微無間體用一源其辭奧其指遠其變化無窮苟非有見於聖人之心得夫義理之正者鮮不流入於他歧向非程朱傳義潔正精微之蘊幾乎熄矣先儒有言曰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又曰先天圖乃心學也至於周氏之大極圖則斷之以

中正仁義戒之以修吉悖凶而繫辭之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治易而不先諸心愈治而愈不治矣噫由善而發者陽動而復也由惡而發者陰崩而姤也一姤一復而或至於堅冰有厲或至於配德乾剛相去遠矣人亦孰不欲去彼就此惟其天理難養而易失人慾易流而難遏於是而不知所以制之則蔽者益蔽昧者益昧窮陰剝盡天地閉塞矣易言寂然不動即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也易言感而遂通即子思子所謂發而中節也一以貫之初無二致能使吾之心體寂然不動之中 天機不昧感應之際本

源常淨物交於前而不與俱往鑑空水止纖塵莫染則神明在躬闔闢由我觀象玩占特其餘事耳況天道以元而生萬物人主體元而理萬民君人之道乃一天也天道健而無息寒暑迭運而其序不紊昏明遞代而其行不錯一有所息則生物之功廢矣今殿下之所當取則於易非乾之健乎伏願　殿下勿泥於口讀文義勿拘於旁門小說唯以中正仁義為之定向以究夫曲成萬物之妙焉當否之極則思所以傾否者何道當睽之極則思所以萃合者何道當損之時則思所以益下之謀當剝之時則思所以得

輿之術以之一卦一爻罔不宛其時義各當其用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可久可大之業亦何難於馴
致乎嗚呼陽數一而陰數二故從古以來治日常少
亂日常多此聖人之所憂而於消長之節未嘗不致
謹者也其轉移變通會其有極俾斯世躋之大有之
盛而免於未濟之難者此區區有望於 聖明者也
宣廟優答之又 命王堂裒集春秋左氏胡氏程氏
三傳成一編公又進劄申以春秋復讐之大義略曰
春秋一書乃聖人之用而五經之斷案也尊王黜霸
正名定分分別是非明辨善惡以二百年既往之事

跡為千萬世方來之謨訓其旨微矣其義大矣然而聖人於此亦有所不得已也向使周室不東文武之化未喪而宣尼之道得行於時則春秋一部之書即當年施措之具寧止於教詔來世而已哉聖人之心於是而可見聖人之政於是而可徵勿以聖言為高大而難行勿以古道為迂遠而難遵存諸中者必本於天理之正而不襍以人慾之私發於事者必究於王道之極而不泥於偏伯之數大而經國制治小而酬酢百為隱而屋漏暗室莫不秉執天德則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可行於今日乎況春秋所記莫嚴於

亂臣賊子莫謹於華夷之辨尤大於復讐之義故胡
氏之傳未嘗不惓惓於斯爲後世戒惜夫言不見用
而南渡偷安日就陵夷卒致夷狄入主中夏未必非
此義不明有以啓之也噫精神一到金石可透君臣
上下一力齊心苟以復讐之義橫在肚裏有以振勵
一世耳目噲然改觀則　殿下之崇信是書愈見其
實效矣　宣廟復優答之　命以劉子弁諸兩書卷
首特陞嘉善大夫以示嘉奬壬寅二月拜禮曹叅判
適授護軍四月兼都摠府副摠管冬授同知中樞府
事奉　敎撰　天朝將官東征記實若干卷以進又

撰　王妃金氏册文倶　賜廐馬癸卯正月歴禮兵兩曹叅判兼藝文館提學是年三為副提學兼　世子右副賓客　宣廟命書閣所藏東國詩文千餘卷俾公删定既卒業請與諸詞臣證完校進復　賜廐馬冬遷禮曹叅判甲辰夏副提學進兼　世子左副賓客適為上護軍授成均館大司成兼同知春秋館事　宣廟方講周易公受命與諸儒臣校正易經訣兵曹叅判冬副提學乙巳正月拜承政院都承旨十一月擢拜漢城府判尹加階資憲大夫丙午秋藝文館提學　天朝翰林學士朱之蕃給事中梁有年齎

頒元孫誕生詔 命公迎慰義州又 命撰皇華集
序夏拜兵曹判書自兵革之後武士由科第規仕官
者累千萬人軍吏以功當授職者簿不可勝按西銓
仕途雜而多端前後居位者多以謗去及公膺是任
羣弁揣摩謂公儒雅重望至於武選未必能公視事
數月清坐謝客不通關節而自能周知物情注措咸
當人無不服天兵逋漏者當括還羣謀作亂公計處
方便卒以無變遞授上護軍秋拜禮曹判書有金稓
者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事歸宗伯時倖相當國
不達 上意妄欲因此求媚使其親黨來餂公意公

正色曰灤園故事有先儒定論豈容異議問者色沮
去議遂寢丁未遞爲上護軍兼都摠管戊申正月知
中樞府事兼京畿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開城府
留守二月 宣廟昇遐喪事爰靠辦畿內公先具一
冊子錄副急諸物授幹吏以待之無有不給徵爲藝
文館提學撰 宣廟哀冊文仍階正憲大夫拜漢城
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以頓遞使式道玄宮因山訖
賜厩馬三司告長王子臨海君珒不執狀起大獄捕
治黨與錮臨海于海島公一旬之內再爲憲長皆不
拜光海始不悅己酉春拜禮曹判書同知成均館事

皇帝遣行人熊化賜吊祭太監劉用頒冊命公又往
義州迎慰二使還復拜禮曹判書十二月以知中樞
府事充 奏請 世子冊封上使赴京庚戌四月復
命復拜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以封典得完別賜
臧獲田頃加階崇政大夫左相李公恒福以總裁使
監修 宣廟實錄故事大提學兼都廳主其事總裁
特擧公請與大提學同為都廳公辭不獲謂總裁曰
先朝數十年史草不幸失於兵燹當時嘉言善政百
不一存將無以勒成金櫃之藏宜先分別忠賢姦佞
所由致治亂者復抽私藏譜牒碑誌撮其實跡按年

綸摩庶幾可備闕疑矣總裁題之事未就而公與李
公俱罷光海信用左道將御新宮命陳攘法公以為
人君臨御如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此無以示後力
爭乃止辛亥夏兼同知經筵冬知中樞府事壬子夏
復兼都摠管癸丑四月死囚朴應犀受嗾於李爾瞻
等從獄中上書告國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逆辭
連薦紳光海下金悌男獄賜死並殺其二子一壻鍛
鍊成獄先是 宣廟臨薨遺教宰臣七人素所敬重
者公與焉其教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
忽得重病脩短有數死生有命晝夜之不能違聖人

之所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稚未及見長成以此耿耿耳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卿愛護扶持敢以此托之蓋　聖衷知日後有此變也大司諫李志完正言柳活等秉權奸風旨論七臣不即辨明削去仕版者以　先王遺教爲矯誣者然又有鄭浹者亦爲奸人陰訹亂引名公卿次第就理公對獄神氣如常辭順理直奸黨雖深忌公卒不能加害釋出任便居住歸金浦先壠下草屋數間湫隘不堪居而公處之怡然扁曰何陋菴以見志甲寅公亂子東陽尉爲公築舍於山麓鑿池種樹爲遊息之所公以

坎止命窩深居其中超然自在左右置圖籍探賾不
勸公先讀邵子經世書有一二未契處至是忽然開
悟遂自著先天管窺後得邵子全書參合之果無差
謬丙辰爾瞻等日夜煽動以懼光海欲行大事於
母后先戮金悌男屍陳諸市使大司憲𢙼大司諫造
副提學瀰等請加七臣之罪分配遠道遣金吾郎押
公赴春川天寒雨雪棧道欹滑馬不得行公去履徒
步艱難踰嶺僅仆路側足指盡露見者爲之流涕至
配作茇舍數椽名之曰旅菴在謫五年不履庭户唯
以墳典自娛忘其爲羈管也辛酉獲宥復歸金浦癸

亥春 上舉義反正漸滌昏朝錮籍悉名舊臣公入
朝即日拜吏曹判書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
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鼎革之初大小官僚易置
殆盡公愽採物議銓注公明 上亦倚以為重每除
目下中外拭目改觀位著為之一新七月進拜右議
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大拜之日有上變者逮
捕甚繁 上趣起公一日使者三輩至公遂拜命
上引見首訪獄事公力陳新化之下不可使人有抱
寃者宜先德後刑言甚剴切 上為之改容獄無事
實 命悉放之都下莫不稱慶歡聲如雷冬因災異

求言公上劉陳時務略曰治道有大本大經爲政有大要大本立然後盛德大業彰矣大經修然後家型邦則達矣大要得然後施措布置立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心之本體虛明純一初無有不善也顧其感之者不一而善惡分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勝矣此臣之所謂大本也臣願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可乎隨事體驗而不爲撓奪可乎求之文字而硏幾極深可乎索之講論而擇善固執可乎仁愛爲體而至誠持之可乎懲忿窒慾而不遷不貳可乎謹於屋漏而制於未萌可乎廓然大空而物來順應可乎至危者

天位也至艱者天位也命哲命吉凶在初服矣非至大無以合人非至正無以式人一舉足而羣下瞷焉一出令而四方傳焉喜則有籍而市恩者矣怒則有籍而駕勢者矣愛則有籍而濟私者矣惡則有籍而修怨者矣義理不定則多聽而易惑植志不固則守善而或移玆非立本之所當謹者歟人君爲國當自家始家之不齊國於何有成周之制嬪御侍衛飮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天官褻御僕從罔非正人君立於上恭己無爲而治化旁通矣廢朝家政先亂讒諂由是而入賄賂由是而入生人殺人爵人之權皆

由於此初則姻戚為之中則武弁為之終則士夫中有名稱者皆為之至於喪國而後已噫當其時也亦豈知其終之至於此耶彼士夫亦豈皆顛冥饕餮者耶特以發身之路在此而舉一世為之耳涓涓之竇極於滔天毫釐不伐竟用斧柯前事之鑑也 聖明臨御如日中天寸雲尺霧非復可慮而一念之差聖狂攸分愼而戒之其不在此耶若稽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禮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先者五一曰治親豈不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先後之序耶曩在廢朝奸臣執權導以猜疑宗戚之中夷

滅者多人懷疑懼内外離心莫不以是而致之幸際昌期倫紀復明人人得所枯喘獲蘇綏懷敦睦亦一家法之所當務此臣之所謂大經也為治有漸固難以片言單辭馳驟而成之也大亂之後民情易以搖動裁省之制本以釐弊而頑民則怨大同之法本以均役而豪民則怨蕩滌非不廣矣猶不知足抄兵所不可已反以為苦非法之不美民習之難化也然而苟曰民怨則無論豪與頑皆國家之憂也都民之休戚繫於度支外方之休戚繫於守宰欲息民怨則察民之所好惡而已輕為沿革則成憲壞矣過為刻核

則愁歎興矣今若欲如光武之中興則當盡掃舊章
而新一代之制矣若欲如西漢之昭宣而繼述祖宗
之軌度則去太去甚而補其罅漏已矣緩急得中而
祛其苛切已矣凡有更張必先審下情以為注措之
地凡有變通必謀始慮終以為永久之圖則下令於
流水之源而無有不順矣用人先行誼勵俗敦本實
崇禮讓而息爭競長廉恥而抑浮躁寔質之勝於文
寧名之遜於實則世道或可挽回行之數年而民志
定國體立相時度宜揩式　祖宗之典而庶幾有為
此臣所謂大要也至於治兵一事今日之所最急者

不及時振勵則無以應倉卒臣願下帥臣及諸宿將知兵事者早爲之計焉守宰之多難於邑邑得人黙幽陟明專在監司媕婀巽腝者窒於辦事盛氣鋒鋩者足持風裁人雖有才不叩則不鳴臣願從臣郎署苟其材也察而擢之委之以方面之重焉官僚數易吏執其權百事叢脞皆以此也臣願六曹郎僚各司庶官一依法典箇滿之制無徑薦焉其有當官不治者則所隸六部常加糾摘以報於政府則六部庶司有所統屬矣関西一路欲建兵制則總治綱領緫在允戎兼奉節制守令尤重遴度不如目見預算不如

臨機臣願下諭都元帥及兩西觀察使將其道守令
賢否一審覈之條列上聞使比邑皆畀實材而責其
成效焉元子年已一紀國本之建誠宜及時導迪之
方亦不可不備臣願下禮官稟行封典俾得早親師
傅賓僚以爲毓德之資焉且獻元春四箴曰臨朝曰
燕居曰進學曰體乾 上嘉納之宣醞賜豹皮田子
春副元帥李适巡邊使韓明璉擧兵叛 上將南狩
命公護衛 慈殿分入江都 公請對力陳不可分朝
之意上然之 兩宮遂俱幸公州未幾适敗傳首
行在告 廟獻馘禮官議陳賀公議曰逆臣犯闕

乘輿蒙塵此足為羞詎可賀耶　上回鑾公受　命
留公山試士放榜乃復命　上欲策勳羈靮諸臣公
言其不可　上乃止　慈殿下人有犯法者憲府拘
詰　上怒命盡逮臺官公上劄請優容　上允之諸
勳臣相議以為仁城君珙累出道口宜迸竄遐裔杜
絕禍萌與廷僚伏閤力請　上疑欲與輕久不許公
謂僚相曰庭議秉憲非不可容貸至親亦　上盛德
事右贊成李貴聞其言暴恚罵公公座公上劄言下
官辱大臣虧傷國體即移病請退　上召延原府院
君李光庭玉城府院君張晚問狀二人囁嚅不實對

上怒下敎切責諫官亦論之於是　上並褫貴先庭
晩等職屢遣使慰留公復上劄請寬三臣之譴大司
憲崔鳴吉論綾原侑不法事　上怒辭旨嚴峻公上
劄言禮遇臺閣振勵士氣以爲祈天永命之圖　上
復答之應敎朴炡與玉堂二三同僚劾大司憲南以
恭　上疑炡等排斥異己　命補外公上劄救之適
李貴於筵席因論炡等事深詆金瑬　上大怒命竄
朴炡羅萬甲等公復上劄曰李貴之論金瑬語多失
中臣以爲兩元勳角立非國家之福竊自仰屋即見
下敎將朴炡羅萬甲遠竄此豈非深彰分裂之端欲

杜其源乎第念炡與萬甲其所為不中則已施譴罰
矣貴之今日之言炡等未必預知則其所犯正前日
之事而已以貴之故而遽繩以重律則恐非刑政之
當然又因 大灾極陳言路不可不開 上特霽威炡
等由是獲免乙丑連珠府夫人卒禮官議 上服制
定為不杖期 上欲行三年喪公與僚相守闕力爭
竟用禮官議又 上欲自主喪公復率百官啓曰今
啓運宮之喪以綾原君俌請為主喪者以 聖明既
為 宗廟之主不可復為私親喪主也屢啓乃 允
上議以大院君墓稱園公言園者陵之異名古今文

字多園陵園寢之語通天子諸侯言之非陵之下墓之上別着一園字為隆降之節也禮官請改孔聖號並議從祀先儒陞黜公議略曰　大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作文廟是時天下嶽瀆城隍前代忠臣烈士封號罔不釐正而獨文宣王廟號及從享封爵如舊今不可輕議事遂寢　天朝都督毛文龍設鎮於鐵山之椵島虛冒兵額尅餉自封所為寢多不軌天啓六年　天子誕生元子遣翰林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頒　詔本國迴閱視毛營兵平安監司尹暄隨詔使到鐵山毛營中有姓兒者投密書於暄言毛將

將有不測之變朝議洶洶大臣以下會　閣下以待
變報或請興兵往討公獨曰毛將信狡獪難測然必
不敢無禮於　詔使也俄而急遞至果如公所筭丙
寅秋別試取士公以讀卷官入殿中掌試暨折號公
之子翊全孫晃對讀官趙璞之子全素俱與焉憲府
疑考官有私論請罷榜並罷諸考官公出江上待罪
上劄請就廷尉問　上下御批慰諭之公再劄具陳
試院曲折仍請乞骸骨　上復下御批遣史官傳諭
俾即入來適有　拜園之禮　命公留都公黽勉赴
召　上以趙璞倡收追呈試卷下獄鞫問公三上劄

辭職且陳諸考官同議可否而璘被訊臣安敢晏然立朝乎又請告　上遣承旨傳諭御批曰卿立朝四十年無一點些疵卿之名聲予亦聞之久矣不圖今者兇妄之言出於慮外非但卿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幸設或不公許鈎之奸狀曩時相臣未及覺悟而況卿之不言可否者乎昔日相臣不以此引退則今日之前規亦有所攄矣陞黜高下卿不與焉卿體予至意須勿固辭從速出仕以副輿望公復以三不敢為辭　上再遣承旨降御批略曰允副卿意則人謂予疑卿卿若終始求退則人謂卿於予有憾予之自

前倚仗卿之終始顚忠不幾於盡歸虛地耶卿之去就繫國安危亟體予意速出行公會有一諫官論罷榜當否公請去愈力　上復遣史官諭答曰頃者殿試卿不預焉而近日國事日漸艱虞故予意以爲考官雖被罷因相臣其時不爲擔當則爲國事勉出於義何妨鼎席俱空大臣不安其心勸勉出仕於予待大臣之道亦似無害故屢遣近臣諭予至意非有意外之論謂予待之不以實斥卿將焉用彼相沮抑予心狼狽卿身實未曉其意也今卿既被人言極其抑揚必不安於出仕予亦不自甘於終尚文具今姑勉

副卿請以安卿意解相授判中樞府事公久欲釋負
至是益無意於世將致事歸田爲終焉之計丁卯正
月上劄陳情 不允雖累十章期必得請乃已十七
日西報告急奴賊數萬騎襲義州連陷數郡旬日之
間蹂躪西關起公拜左議政 世子傅 命奉 世
子南下以二十四日啓行到水原封劄請以湖南兵
討賊至全州聞賊約和後放兵四掠又劄請詰賊彼
約俱報聞公在分朝推誠保護隨事進規弼翼弘多
設撫軍司與體察使李公元翼協心籌度調兵運餉
助給 大朝條上軍民弊瘼而蠲除之三月陪 世

子入㳂都復 命宣醞賜皁比廐馬諫官有上疏指
斥大臣者公與僚相陳劄乞退 上慰諭不許四月
大駕還京都元輔辭遞公以左揆當軸時餘寇尚熾
義州耕種淸川之西外為和好出沒鹵掠無撤回意
公建言賊在我境將士逗遛請策勵副元帥以下嚴
兵躡後鄭忠信領南北平進駐安定且發間使責以
負約賊遂捲還賊退之後遺民多餓死公又建請發
粟賑救分給穀種耕牛使之安業設營將於八路分
轄軍務以專操鍊增修安黃二州城械積粟繕兵為
必守計七月進領議政 世子師兼帶如例上劄辭

之 上優答趣起之冬 世子行親迎禮公領都監
之事請省約繁費上從之又言兵火之後器械蕩
失宜及時整頓請自公卿大夫出布以助軍費士庶
閭風多願納者令大將申景禛李曙用造軍器斥其
餘分賑西民之飢者又令在官者各出綵袍分賜西
民之無衣者民多賴活戊辰春柳孝立等謀叛將作
亂許𥛚知其謀使姪選等懷赫蹏書急通于右相金
瑬參判洪瑞鳳右相適在 闕下書少稽傳瑞鳳亦
有待未及發公適聞之坐備局促瑞鳳發其書而令
李曙申景禛等伏軍于城外捕獲賊徒之載兵器者

繼而許遴等詣政院具告分捕賊黨甚多前後伏誅五十餘人其被引者有絲毫不實輒傳生議 上皆從之方逆徒之未捕也其陰謀詭計靡所不至內結宮人宦竪掖庭消史外連被罪者失志不軌之類剋日舉事禍機垂發公奮勇決策亟清大孽日夜按獄或連句不出諸囚所供絲棼雲委而能照顛燭末核折枉直期使無一人枉罹者叅按諸公咸服公之才誠不可及而公亦益瘁矣獄畢 上命錄功上變人並及推官公與僚相力辭不居祗受鞍馬之 賜先是丁卯夏有星孛于太陰其占曰太僕主馬之官亡

今年春太史奏塡星入台星上相厄公以上相提調
太僕久管馬政人甚憂之六月十一日肩胛發疽時
大旱上劄引咎　上親禱郊壇公病不能從又上劄
乞觧職　御批優荅遣御醫齎藥視病分　賜御饌
掖庭人問疾者相踵　王世子亦屢遣宮官候問是
月二十九日戊午遂不起壽六十三　上下敎曰領
議政以　先朝舊臣竭誠輔國邦運不幸失此良弼
予甚痛悼喪葬之需其令該司准輸俾無不足之患
盖兵後諸宗宰賻贈皆用殺禮故有是命又遣中使
及禮官吊祭　內賜別賻　特遣都承旨吊其孫一

慈殿亦遣中使吊孤賜賻　王世子聞訃即日率宮
僚舉哀于外堂又親到喪家行吊如禮內外各致賻
物加常數實曠世異　恩也以是年九月十三日庚
午葬于廣州治東　里乙向之原太常据狀易名文
貞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清白守節曰貞　上可之
夫人全義李氏高麗太師棹之後節度使　贈領議
政濟臣之女與公同年生在室已有令聞十五歸于
公稚年當家家事自理饋奠烝嘗悉力營辦公嘗遘
疾久不瘳夫人鬻簪珥備珍羞迎醫嘗藥手自分劑
不解帶束髮者凡一年所性廉介非義不取公屢佐

兩銓間或有從婢使欲貨款者夫人謂曰吾以而事嚴君無此事長而奉君子如嚴君焉何可以利故重垢吾家範逮聯姻宮掖益懼盛滿不為交通私謁附麗計不豔人富貴聞人家爨著居貨納郡縣貢獻牟利者詒金錢連結與援者恥之不翅若浼唯日勤女紅以自資李相國恒福在比鄰謂夫人兄李公壽俊曰吾里中宰相夫人多矣其廉潔者唯申家夫人云公有姊孀而貧夫人與之同爨三十年無間言姪女數人飄泊無歸夫人又致之家衣食之自奉極儉約綺紈錦繡不近於身子女有製進者即篋之曰華服

我自不便癸丑之變夫人囚首墨面寢苫於庭不食欲自決者數戊午大論起不從者以死刼之東陽問去就夫人曰吾雖憂畏豈可令汝為不義耶其通大義如此公嘗自言吾之得成拙約無大玷汙者夫人內相之力云癸亥正月初二日疾卒于金浦庄舍壽五十八舉二男五女男長翊聖尚 宣祖大王第三女貞淑翁主授東陽尉次翊全娶縣監趙昌遠女女長適朴濠縣監次適趙啓遠文科佐郎次適朴瀰文科學諭次適姜文星侍直次適李旭叅奉東陽生五男四女男曰冕生員壯元次昪次炅次最次曏女適

洪命夏餘幼翊全生一男幼縣監生二男二女男世模世楷女長適李壽仁次適林一儒佐郎生三男三女男晉錫龜錫禧錫女幼學諭生一男幼侍直生三女幼繇奉生二男幼內外曾孫男女通共若干人夫人初葬通津縣新村癸坐之原以今年十二月十七日移祔于公之墓左公曾孫長於外氏無資受之益而能得師於聖賢書中舞象之歲學已通方業専為已恥於近名平居儼然自治克莊一於主敬以孝悌忠信為立身之本見於性命之源超詣自得不拘拘於俗儒之習而矩度雅正先儒講理之書無不研幾

極深近代學者之說亦皆奄貫渙釋老慕程伯子邵堯夫常曰伯子有聖人之資堯夫有聖人之才既歸田間益刊落世事玩心高明庶幾有與化為徒之趣而未嘗以語人也晨起冠帶謁家廟退焚香危坐終日穆如祖俗之辭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形於色祭祀必宿戒省滌供設咸親執友兄弟睦宗黨根於天性而隆殺有節門無私謁內外斬斬家故貧往往假貸不給而無一畝之斥一指之息至晚節官居鼎鼐錫與屢豐而自公之身器用服玩下逮僮僕輿馬之飾見公為布衣時者不知其有異焉居第寢廡傾塌

家人請修之公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爲處一室牀榻
蕭然屬纊之日衣衾無副錢器告罄祭奠賴人而具
夙患清羸閑靖自喜不與人造請不蹈衆趍之地唯
上所使罔避夷險聞 命輒行洎 宣廟季年眷遇
日隆久在經幄每當進講毫分縷析精義造約 宣
廟爲之傾聽累長銀臺紀綱百司獻納惟允有古納
言之風進位六卿務持大體職事修舉遠邇 聖明
際會益隆險阻艱難確然秉節集衆思而不撓浮議
廣忠益而能擇其要箴規忠諒盡納約之道訏謨密
勿咸歸美於上愛惜人材捨短取長誘掖後進汲汲

成就恒謂前漢之興隆在於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也
還郎署小官有不能者必掩覆之後輩之放弛不於
重者戒飭使知莊敬之義論治道不喜紛更曰法
祖宗亦足治耳見 朝廷過擧弥日不寧得一善筭
必建請而行之盛氣談論者不與之校而臨事終不
假借凡有朝請必先百僚至沒身不懈自丁卯夏
國家多事備局會坐無虛日每往晏罷雖甚憊亦強
起曰國勢岌岌當盡盡瘁之義今年夏虜使入境其
所要數款皆關大得失公已患痘力疾赴衙及疾革
猶深念不置備局郞以 上教收議公口呼數行令

侍者書之困之而止氣將絶聲在喉間問屬使還否
且曰旱災如此民何以生天之降災吾等之罪也吾
死而天雨則無恨矣公鑑識明悟預言國家機宜人
物始終後無不驗者朋儕一定交至白首無貳見有
趍利逐勢經營俗務者不再通款平生語默有節起
居有常人不敢傲戲於前有望而卻走者然不設防
畛胷次洞達遇會心人欣然傾倒間以雅謔辭氣之
間藹然若春溫自丙寅被誣之後不樂在朝雖以寇
難不免更出而具一號常置佩囊中孝立微完出號
示子弟曰此時可以乞恩否俄報左相吳公已請急

矣又有邊務之不可廢者遂卷置案上愀然竟久未
逾月而卒嗚呼痛哉君子謂以公之負抱遭時多故
施不盡才壽不稱德尤可痛惜也已或曰公當一反正
之初首被超擢再位鼎司時議喜作事而公專事鎮
靜時議尚刻核而公專尚寬容時議好訐直而公專
務忠厚且一時柄用者非再造元勳即 先朝宿望
而清名直節之士咸在朝列氣勢頡頏論議横生公
雍容其間善為調劑賢者有所恃而增其氣不尚者
有所憚而斂其迹公之相業視諸際會承平坐鎮雅
俗者其功不翅什之人以為知言公少彌敬堂又彌

百拙或稱南皐易之以玄軒別業在金浦之象頭山
下一號象村居士晚號玄翁歸田稱放翁在謫稱旅
菴聞白沙李相國之逝悼之為文命曰玄翁自叙玄
翁者何許人也以文名於世而翁不以文為事以官
顯於朝而翁不以官為心以罪竄於外而翁不以罪
為撓無所嗜好無所經營視貧猶富處豊如約與人
交人不得以親疎接手物物不得以拘絆少志于學
旁通九流粗涉其源未竟其歸晚好義易有會於天
地萬物之數而亦逞其崖略而已書無所不觀書籍
之外翛然終日俗物不敢干也交游盡一時勝流知

翁者多或知其文或知其行事有白沙翁者與翁比
鄰能知翁趣造翁亦知白沙白沙以直言得罪貶卒
於此荒翁有絶絃之歎無意於人世也云公爲文章
本於六經幼嗜昌黎既壯悉取古文讀之晩乃自闢
堂奧祗取左馬莊騷禮記古樂府選詩李杜詩諸家
置座右而頗愛明諸大家文體也書法遒美然未嘗
爲人操筆人得其札翰多藏去以爲寶珍癸亥之後
不屑於文墨公退靜坐而已所著詩文有象村稿前
集十冊後集二冊續集四冊别集六冊餘集三冊內
集一冊漫集六冊先天窺管一冊求正錄一冊和陶

詩三冊嗚呼公立朝四十年備經顯晦其功德事業
焯乎在人耳目非所好者可得而私焉謹依家狀序
次如右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贊兼同知成均館事
金尚憲謹狀

上時村家
錄
十九